

引言

马凡是泰国著名华文作家，他的短篇小说表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他关注社会生活，关心平民疾苦，对社会上残存的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及其恶劣影响作了深刻的批判^[1]。

马凡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摄影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觉得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中华文化传统的神韵，也浸染着居住国泰国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有的幽默，有的调侃，有的发人深省，还表现出佛教“六道轮回”观念的影响，他的《黑客》、《报复》、《轮回》、《囚徒》等小说，就是作家的这种观念的深刻反映。他以小说切入社会生活，把聚焦点对准了万花筒般的世界，表现“美的、丑的、甜的、苦的”社会生活景况，并且充分发挥了微型小说尖锐、犀利、夸张、讽刺、幽默之长，写作了许多具有哲理意义的寓言故事。马凡在艺术上以运用映衬手法和景物描写见长。他还擅长运用铺垫渲染的手法来强化批判力度，借鉴了戏剧的“突转”手法来表现人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2]

本课题通过对马凡作品的研究与分析，进一步了解泰华文学中歌颂人们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的审美风格，了解社会中下层人民的艰难处境和苦难生活。

泰国华文作家马凡虽然生活在异邦，但对中华文化传统领悟较深，他的文学创作承继了中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并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熏陶，因而他的创作，不是为了猎奇述异，更不是为了排遣百无聊赖的寂寞心绪，而是以文学为载体，抒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倾诉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他以入世的态度切入社会生活，着力揭示泰国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传统人文精神滑坡和人的心灵的扭曲；在鞭挞社会丑陋现象的同时，也热情地表现了对善良者的同情和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呼唤，这是

^[1] 赵朕. 悲情倾注百姓间——评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2] 赵朕. 序马凡的微型小说集——放猫[J]. 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 2001. 2.

贯穿于马凡微型小说中的主旋律^[1]。

对马凡及其小说的研究，已有张国培撰写的《20 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管窥——读〈泰华微型小说集〉》和《冲击现实的力作——读马凡的〈蝶花恋〉》，赵朕的《悲情倾注百姓间——论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爱憎鲜明走龙蛇——论马凡的微型小说创作》、《谈马凡的微型小说》（《盐城师院学报》），吴雁选编的《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亚洲卷，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泰国卷）《马凡文集》等。

本论文在全面深入阅读马凡小说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小说美学理论，综合运用民族文化学等理论方法，融会贯通，研究马凡的小说创作对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与关注。另外众多的文学文本和研究理论及成果都提供了借鉴的可能，再结合个体文本的研读分析，对作家笔下的人民生活状态进行深入地把握，应该是可行并有意义的。

通过对马凡的作品作全面的分析，从而透视马凡的整个小说创作，特别是对作家的感情世界的探讨，目前还无人涉及。本论文将通过对马凡小说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海外华人生活对泰华小说创作的影响。

^[1] 赵朕. 爱憎鲜明走龙蛇——论马凡的微型小说创作[J]. 盐城师范学报, 1998. 3.

第一章 马凡对社会中下层人的生存状态的描绘与探索

泰国华文作家虽然生活在异邦，但对中华传统文化领悟较深，他们的文学创作承继了中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并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熏陶，因而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猎奇述异，更不是为了排遣百无聊赖的寂寞心绪，而是以文章为载体，抒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以倾诉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对此，马凡先生是深得其要的，他的微型小说创作常常是以入世的态度切入社会生活，主要表现泰国社会转型期而产生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滑坡和人的心灵的扭曲。作家对此没有等闲视之，而是在竭力鞭挞社会丑陋现象的同时，热情地表现对善良者的同情和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呼唤。这是潜在于马凡微型小说中的主旋律。

从泰国来看，工商社会机制的确立，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造成社会困惑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生态平衡破坏、人际关系淡薄、拜金主义泛滥等等。作为实业家的马凡先生，虽然他并不迷恋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精神家园，但对社会上泛滥的种种恶行劣迹，却感到忧心忡忡，对拜金主义、物欲横流所导致的精神物化、异化、性和暴力的严重后果更是焦心似焚。他的微型小说中有许多篇章，表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如《比钻石宝贝》、《抢手货》所写的两个残疾人被拐骗和抢走的故事，对拜金主义是很有批判力度的。年仅六岁，没有双臂的铃和断了双臂、双脚的残废儿，本来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他们却遭到了拐骗和抢劫。社会上的一些败类，抓住了好心人同情残疾人的心理，他们将残疾人赶上街头讨要，以便使自己获得取之不尽的财源。这样，残疾儿童就成了“比钻石宝贝”的“抢手货”。《死途》中那个少妇跳入鳄鱼池后，相继有两对夫妇来认尸。至于哪对是真的亲属似乎并不重要。如果鳄鱼池主人不拿出五万铢的治丧费，对这些认尸者他也不会“目瞪口呆”了。这些微型小说所写的见利忘义的故事，与《囚徒》相比还不够残酷，批判的笔触还不算严重。《囚徒》中的父亲是个赌徒、酒鬼，对家庭、对社会毫无责任感。他对十九岁的养子，不尽为父之道，而是带他去打家劫舍，杀人掠财，结果造成父与子的双重悲剧。由此不难看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的稳定有助于

社会的安定、和谐；而它的恶性裂变，除殃及自身外，还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作家正是以这种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和物化，有力地鞭笞了社会道德的败落和人性扭曲的残酷现实。如果说这些拜金主义的歹徒是采取暴力手段来攫取财富、危害社会的话，那么作家还写了一套采用冠冕堂皇的把戏来满足物欲的恶行劣迹。《矮脚虎叔》的主人公本来是个其貌不扬、在街口摆小食摊的小贩，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人瞧得起。而当人们传言他买的彩票中了彩时，与他毫不相干的荣誉头衔和捐资赞助的名目就接踵而来。其实那些狗苟蝇营的登门送聘书者，道貌岸然却心灵卑鄙。小说的令人啼笑皆非之处，在于矮脚虎叔并没有中彩，这伙人的闹剧只不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自我曝光而已！《求禅》中的德高望重的心明大师名播四海，竟有欧美人来拜师落发为僧。师徒语言不通并没有影响讲佛理、释佛道，因为“养狗”不必懂狗语。一句话道破了玄机。心明大师说的偈语心绝不邪，不染尘埃。^[1]

心明大师是在调侃吗？也许不无这种成分，但究其实，这种命题是严肃的，其中是否包含着身教重于言教的内核呢，是否包含着佛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悟道之法呢？这就看读者各自认识与领悟了。^[2]

作家对这些道德沦丧、心灵扭曲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多行不义必自毙”，为恶者必然受到命运的惩罚。《报复》、《轮回》等作品就着力表现了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前者所写的周展英与孔贺春同游商海，本来应该是各展雄才、公平竞争、相安无事的，可是周展英嫉妒孔贺春的才华与实力，就佣杀手要除掉孔贺春。殊不知害人反害己，自己竟然被杀手错杀；后者所写的木良开车轧死人常逃逸，久而久之，他变得麻木不仁，不将轧死人放在心上。后来他开车轧死一个妇女和两个小孩，不料竟然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小说题目《轮回》取自佛教的“六道轮回”，善恶有报，告诫人们多行不义的结果必然伤及自身，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摆脱的自然法则。

面对社会上恶行劣迹的猖獗，作家对善良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芸芸众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竞赛》演绎了一个妇孺皆知的龟兔赛跑的故事，但作家赋予了新的命题。小白兔同乌龟赛跑时，有实力夺魁，但乌龟夫妇狼狈为奸，

[1] 赵朕. 憎爱鲜明走龙蛇——论马凡的微型小说创作[J]. 盐城师院学报, 1998. 3.

[2] 凌鼎年. 幽默色彩, 批判意识——马凡微型小说解读: 放猫[M]. 曼谷: 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 2001. 2.

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夫妻前后配合，共同对付单纯、善良的小白兔，使它不得不以惨败告终。《小鸽子》中的小鸽子也象小白兔一样是个善良者的化身。劫后余生的小鸽子无处觅食，只好冲向运送谷物的卡车啄食，但没有料到谷物包下藏着人。真可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厄运自然必不可免。这两个寓言故事，托物言志，表现了作家心忧世事、怜恤众生的情怀。《母与女》勾勒的悲惨人生更能激起读者的愤世嫉俗、惩恶扬善的正义情感。当年母亲为了抚养被父亲遗弃的儿女，不得不去拍人体写真集。女儿不理解母亲的苦衷，因此憎恨母亲。如今女儿长大成人了，为了生活，百般无奈之下签下“日历女郎”的合约，重蹈了母亲的覆辙。这种人生的悲剧，在马凡的小说中多有表现，作家就是通过这类悲剧来表达他对善良人的悲惨境遇的同情和对丑恶事物的嘲弄和批判的。^[1]

在泰华文坛小说创作高潮中，著名作家马凡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作品，对泰华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小说以敏锐的视角切入社会生活，把聚焦点对准了万花筒般的世界，表现“美的、丑的、甜的、苦的”社会生活景况，并且充分发挥了微型小说尖锐、犀利、夸张、讽刺、幽默之长，写作了许多具有哲理意义的寓言故事。他还擅长运用铺垫渲染的手法来强化批判力度，借鉴了戏剧的“突转”手法来表现。^[2]

在五十年代初，那时候，年轻人就有一股澎湃的热血，虽置身于恶劣的环境，却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那时马凡刚是一个年青的小伙子，感知生活环境，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由于感情的冲激，马凡不得不把积压在心灵深处的感受抒发出来。马凡正是出于这种“感情的冲激”，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势下，发而为文，以“一股澎湃的热血”，演绎悲情，暴露黑暗，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寄予对普通百姓悲惨际遇的怜惜与同情，并也以此显露出他的创作才华。然而，生计的制宥，不得不使他游离于文学之外，寻求谋生的职业，待得他事业有成，又迷恋上摄影，凭借摄影器材和自己的艺术造诣，“把美的、丑的、甜的、苦的，与大自然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诗情

^[1] 赵朕. 憎爱鲜明走龙蛇——论马凡的微型小说创作[J]. 盐城师院学报, 1998. 3.

^[2] 赵朕. 重作冯妇气象新——序马凡的微型小说集:放猫[J]. 八斗文学, 2005. 8.

画意的景物，及心灵中的感受，化为富有意境的画图。^[1]我们从马凡的《蝶花恋·自序》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他在 50 年代开始学习写作时的心态和动机。

50 年代马凡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眼见泰华文坛日渐凋敝，目睹社会矛盾的逐渐激烈，马凡本着一颗积极入世、关心社会、关怀众生的拳拳爱心，奋起疾书，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伸向下层民众的疾苦与不幸，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提出不无强烈的质问，从而使作品弥漫着浓重的悲剧意蕴。反映下层民众的贫苦生活 and 不幸的遭遇是马凡全部作品的主旋律。^[2]

泰国的华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 20~30 年代小说的影响，作家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调，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社会与人生，对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的悲苦遭遇寄予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对恶浊的落后势力给以痛切的挞伐。在马凡的文学起步时期，就受到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充满着忧患意识和平民观念，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平民百姓的艰难处境，善于从纷纭复杂的平民生活中撷拾那些令人悲切的生活断片，揭示出那些芸芸众生的生活苦痛与无奈。马凡的视角独到，对社会上泛滥的种种恶行劣迹，感到忧心忡忡，对拜金主义、物欲横流所导致的精神物化、异化、性和暴力的严重后果更是焦心似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的恶性裂变，除殃及自身外，还会给社会造成恶果。作家关注这种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和物化，有力地批判了社会道德的败落和人性扭曲的残酷现实。面对社会上某些人的种种恶行劣迹，作家对善良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芸芸众生寄予了更为深切的同情。^[3]

第一节 社会底层人物形象描绘

马凡在创作小说审视生活时，以入世的态度切入社会生活，把聚焦点对准了万花筒般的世界，“把美的、丑的、甜的、苦的”生活景况，以及“心灵中的感悟，化为富有意境的图画”，并且充分发挥了微型小说尖锐、犀利、

^[1] 马凡. 蝶恋花·自序[M]. 曼谷: 湄江文艺出版社, 2002.

^[2] 翁奕波. 编余拾论——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及其他[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5, 253 页

^[3] 杨芳青. 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夸张、讽刺、幽默之长，深刻地揶揄和调侃了人生的病态和社会的污垢。^[1]

马凡小说描绘了一系列主要生活在底层的人物的精神世界，那是一颗颗不平静的心灵：他们充满着梦想，怀抱着激情；他们发出求生的呐喊，要求做人的尊严；他们痛斥战祸的危害，憧憬新生命的摇篮；他们追求纯洁的爱情，声讨色魔的袭扰。总之，贫穷、压迫、战祸、迷信、欺诈，使他们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使他们的梦想一一破灭。^[2]

马凡笔下的《补鞋匠的死》讲述的是一个祥林嫂式的悲剧人物补鞋匠李老爹的悲剧人生。李老爹可谓一生穷困潦倒，终日为那租来的破烂不堪的房子所犯愁：“我的房子……噢，就像只破底皮鞋，打从湿地走过一样不行啰！唉唉，下雨时，透夜都无法找到一角落来安睡，咳咳……”。在一好心青年的资助下，他终于有了栖身之地，正在他欢欣之际，却接到警察的传讯，原来地主爷诬告他违反住房条约，擅自维修房屋，破坏了原房屋的完整性，限令李老爹三个月内搬出。李老爹在欲哭无泪、欲求无人的情形之下，突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文章在他可怜妻儿的哭声中无奈的结束。

《狗仔的梦》是一篇以对比贯穿始终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品中卖冰块的狗仔和小雄是两个年纪相仿，却贫富生活悬殊的孩子，小雄快乐的儿童节成了狗仔挥之不去的梦。文章一开始就把读者牵入了一个明与暗，幸与不幸的社会现实。“还要买什么冰块，傻子——明天是我们的节日啊！先生说，这一天要过的快快乐乐……”。“这是你的日子，和我没有相关，我不是学生……”。大量的对话描写把两个人五个方面的反差透视出来，让狗仔的梦更具悲剧性。文章的结尾与开头照应，“天就要黑了”，暗示狗仔到底是位能实现这个看似平凡却不平凡的梦，现实与这个不是梦的梦遥不可及，但那“摇铃声”一路摇来，他摇出了社会底层孩子的心声，声音不大，但足以震撼人心。《初开的花朵》喻指一个流浪街头的乞儿，生活的阴暗，人情的淡薄并未把“初开的花朵”压垮，他反而更坚毅、更挺拔。在善良的作者看来，他在风雨中必将开得更绚丽，同时也对这个世界提出疑问，“如果它是人间的花朵，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和爱护呢？”引人深思。

^[1] 赵朕. 重作冯妇气象新——序马凡的微型小说集:放猫[J]. 八斗文学, 2005. 8.

^[2] 张国培. 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343页

《早采的果子不甜》更是反映出作家一颗敏感的体察之心，两对年青的恋人在婚前初尝禁果，在经济和心理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的条件下步入结婚的殿堂。结果在生活的重压下失去梦想，迷失自我。作者借年轻人的眼睛发现了生活的苦难，在认清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扩大苦难，而是以坦然的态度接受了一切与梦相违的不如意，在人生路上坚持走下去。

《当铺里的乾坤》中的年轻小伙“阿清”是怀着一个社会底层人物对所谓的上层社会生活的渴望之情步入当铺的，“阿清忽而看到那点燃着希望的火，照耀在他的前路了。”在当铺里，他观察一切，揣摩人心，学会了察颜观色，讨好卖乖，如照此走下去，他也许会“出人头地”坐上陈廊主^[1]坐过的那把高大的椅凳上。但在他看清陈廊柱的丑陋贪婪，心贤^[2]张的小人得志，阿总^[3]的可悲之后，不带一丝留恋地毅然选择了离开。阿清没有知识分子的睿智，却有着善良人的良知和觉悟。没有在当铺里当掉自己的人生，没有颠倒自己的乾坤。

马凡的短篇小说大多创作于 50~60 年代，当时泰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与道德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其落后的一面，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凡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对农业社会的旧观念、旧道德、旧礼教的危害，认识得十分清楚。他以自己的生活感受为基础，揭露了旧观念、旧道德和旧礼教的沉垢积习的影响，以及人们身陷其中的苦痛与无奈。小说《万安里》就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旧的恶浊的沉垢积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李嫂到了三十上下，才嫁给“有了一大把年纪”的李叔。她之所以出嫁这么迟，是因为她属虎，又长得相貌丑，被认为是“不祥的女人”。如今她嫁给李叔，琴瑟和谐，自己相当满意。殊不知李嫂过门三天，隔邻的长安伯突然死亡。平日与李嫂无怨无仇的狗姆却说长安伯的死，是李嫂这个“三煞白虎”冲杀的，由此李嫂被万安里的人视为“不祥之物”。后来李叔抱病上班，从八层楼的木架上摔了下来，当场跌死。李嫂悲痛欲绝，本来应该得到邻里们的同情与抚慰，可是却没有人同情她，反而“冷言冷语地嘲讽她”，使她更为

^[1] 司马攻. 马凡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41 页. 廊主: 经理

^[2] 司马攻. 马凡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42 页. 心贤: 会计

^[3] 司马攻. 马凡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43 页. 阿总: 厨夫

痛心。李嫂是一个无辜的女性，她的悲剧从现象上看是她的邻里造成的。这些邻里们长期沉浸在世俗的观念里，受到沉垢积习的影响，陷入思想迷信、愚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尽管她们与李嫂没有利害冲突，然而她们的沉垢积习，她们的陈旧观念却容不得李嫂这样属性的人，于是李嫂成了这种沉垢积习、旧观念的殉葬者，从而导致了李嫂的悲剧性命运。《造孽者》写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美娇到了恋爱的季节，结识了一个男友，彼此心心相印，挚爱无比；而她父亲却嫌男方家穷，坚辞拒绝，致使这个男友终日郁郁不欢，遭遇车祸身亡。美娇因此受到精神刺激和心灵的谴责而住进疯人院。她父亲给女儿介绍了一个富家子弟，但因听说美娇住过疯人院而“已另择婚”，美娇被气得精神再度错乱，又进了疯人院。在小说的结尾作家写道：“敬爱的读者先生：你能告诉我吗？这究竟是谁造的孽？”这个拷问其实对《万安里》也是很有意义的。李嫂和美娇的人生悲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吃人的旧观念、旧意识、旧道德的“刀子”给杀害的。尽管从表象看李嫂的邻里和美娇父亲的言论和行动造成了她们的悲剧，但他们都不是故意陷害李嫂和美娇的。李嫂和美娇的悲剧属于社会性的悲剧。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员，不是生存在真空中，往往躲闪不开各种各样的旧的恶浊势力的干扰和影响。这种干扰和影响犹如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摧残着善良人的锐气和求生的勇气，特别是麇集在都市棚户区的小市民，他们中的一些人集体无意识地沾染上恶浊的旧观念、旧道德、旧礼教的沉垢积习，而认识不到自己悲剧性的处境，还以这种沉垢积习来约束他人，指责他人。可见李嫂的邻里和美娇的父亲同样也是受害者。作家的拷问引导人们将其悲剧命运的思考与旧观念、旧道德、旧礼教的沉垢积习联系起来，使得小说的思想意义得到进一步升华。旧意识的沉垢积习的渗透面是广泛的，马凡很善于抓住典型的事件给以无情的揶揄和嘲弄。《阴沟》所写的阴沟堵塞，邻里们相互埋怨和推脱，谁也不动手清理。直到阴沟溢水，那个张先生还坐而论道，最后以他掉进阴沟的结局，对其自命清高的小市民心理污秽给予了绝妙的讽刺。这里揭示的社会矛盾虽说不像《万安里》和《造孽者》那样尖锐，却从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作家鞭挞假恶丑，赞颂真善美的鲜